

樊川文集卷第一

阿房宮賦^①

六王畢^②，四海一。蜀山兀^③，阿房出。覆壓三百餘里，隔離天日。驪山北構而西折^④，直走咸陽^⑤。二川溶溶^⑥，流入宮牆。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。廊腰縵莫且切迴，簷牙高啄^⑦。各抱地勢，鉤心鬬角^⑧。盤盤焉，囷囷焉^⑨，蜂房水渦，轟勅六切不知乎幾千萬落。長橋卧波，未雲何龍^二？複道行空^三，不霽何虹？高低冥迷，不知西東^三。歌臺暖響，春光融融；舞殿冷袖，風雨淒淒。一日之內，一宮之間，而氣候不齊。

妃嬪媵嬙^⑩，王子皇孫，辭樓下殿，輦來于秦，朝歌夜絃，爲秦宮人^⑪。明星熒熒，開粧鏡也；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；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；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；雷霆乍驚，宮車迴也^四，轆轤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一肌一容，盡態極妍，縵立遠視^⑫，而望幸焉。有不見者^五，三十六年。

燕、趙之收藏^⑬，韓、魏之經營，齊、楚之精英，幾世幾年，剽掠其人，倚疊如山。一旦不能有^⑭，輸來其間。鼎鑄玉石^⑮，金塊珠礫^⑯，棄擲邈迤，秦人視之，亦不甚惜。嗟乎！一人之心，千萬人之心也。秦愛紛奢，人亦念其家。奈何取之盡鎔錙，用之如泥沙？使負棟之柱，多於南畝之農夫；架梁之椽，多於機上之工女^⑰；釘頭磷磷^⑱，多於在庾之粟粒；瓦縫參差，多於周身之帛縷；直欄橫檻，多於九土之城郭；管絃嘔啞，多於市人之言語。使天下之人，不敢言而敢怒，獨夫之心，日益驕固。戍卒叫^⑲，函谷舉^⑳，楚人一炬^㉑，可憐焦土。嗚呼^㉒！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嗟夫！使六國各愛其人，則足以拒秦^㉓。使秦復愛六國之人^㉔，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^㉕，誰得而族滅也？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；後人哀之而不鑑之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未雲」，原作「未霄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、文津閣本改。

〔二〕「行」，夾注本校：「一作橫。」

〔三〕「西東」，原作「東西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改。

〔四〕「宮車廻也」，「廻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四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、文津閣本均作「過」。

〔五〕「有不見者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四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作「有不得見者」。

〔六〕「不能有」，原作「有不能」，據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改。

〔七〕「工女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四七作「女工」。

〔八〕「嗚呼」，原無此二字，據《唐文粹》卷一、《文苑英華》卷四七、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補。

〔九〕《文苑英華》卷四七於「足以」下校：「樊川集、文粹並同，或添並力而三字。」「拒」，《文苑英華》卷四

七作「距」，下校：「一作拒。」

〔一〇〕「使」，《唐文粹》卷一、《全唐文》卷七四八無此字。

【注釋】

① 阿房宮：故址在今陝西西安西南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三十五年，…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，先王之宮廷小，吾聞周文王都豐，武王都鎬，豐鎬之間，帝王之都也。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。先作前殿阿房，東西五百步，南北五十丈，上可以坐萬人，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馳爲閣道，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顛以爲闕。爲復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屬之咸陽，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。阿房宮未成，成，欲更擇令名名之。作宮阿房，故天下謂之阿房宮。」《樊川文集》卷一六《上知己文章啓》云：「寶曆大起宮室，廣聲色，故作《阿房宮賦》。」繆鉞《杜牧年譜》據此訂本詩作於寶曆

元年（八二五）。

② 六王：此指戰國時趙、韓、魏、齊、楚、燕六國國君。

③ 蜀山：泛指蜀地一帶山脈。

④ 驪山：山名。在今陝西省臨潼縣東南。古代驪戎居之，故名驪山。山北有秦始皇墓。其麓有溫泉，唐明皇屢幸之，置溫泉宮，後改名華清宮。

⑤ 咸陽：地名。故址在今陝西省長安東渭城故城。戰國時秦孝公建都於此。

⑥ 二川：指渭水和樊川。

⑦ 高啄：此形容簷牙高聳，像鳥仰首啄物。

⑧ 鉤心鬬角：心，宮殿中心。角，屋簷角。此句指樓閣與宮室中心互相鉤連，簷牙屋角互相湊和，結構錯綜精密。

⑨ 困困：曲折迴旋貌。

⑩ 妃嬪媵嫻：指六國之后妃宮人。媵，古諸侯女兒出嫁時隨嫁或陪嫁之女。後稱妾爲媵。嫻，古代宮廷女官。

⑪ 爲秦宮人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「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以東至涇、渭，殿屋複道周閣相屬。所得諸侯美人、鐘鼓，以充人之。」

⑫ 縵立：延佇，久立。

⑬ 收藏：指收藏之珍寶。

⑭ 鼎鑪玉石：將寶鼎當作平常之平底鍋，把美玉看作石頭。鑪，釜屬，溫器。漢服虔《通俗文》：「鑪有足曰鑪。」

⑮ 金塊珠礫：把金子當作土塊，將珍珠視如石子。

⑯ 磷磷：色澤鮮明貌。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·上林賦》：「磷磷爛爛，采色滢汙。」

⑰ 戍卒叫：指秦末陳勝、吳廣起義。事見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、《漢書·陳勝項籍傳》。

⑱ 函谷舉：函谷關被攻佔。公元前二〇七年，劉邦攻克武關，秦王子嬰投降，軍入咸陽，並佔領函谷關。函谷關，關名。在今河南靈寶市東北三十里。乃秦之東關。東自崤山，西至潼津，深險如函，通名函谷。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六引《西征記》曰：「函谷關城，路在谷中，深險如函，故以爲名。其中劣通，東西十五里，絕岸壁立，崖上柏林蔭谷中，殆不見日。關去長安四百里。……號曰天險。」

⑲ 楚人一炬：指項羽焚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，阿房宮也被燒毀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居數日，項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火三月不滅；收其貨寶婦女而東。」

⑳ 三世：指秦統一中國後只傳秦始皇、秦二世和秦王子嬰三世。

【集評】

崔郾侍郎既拜命，於東都試舉人，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，冠蓋之盛，罕有加也。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，策蹇而至。郾聞其來，微訝之，乃離席與言。武陵曰：「侍郎以峻德偉望，爲明天子選才俊，武陵敢不薄施塵露！」向者，偶見太學生十數輩，揚眉抵掌，讀一卷文書，就而觀之，乃進士杜牧《阿房宮賦》。若其人，真王佐才也，侍郎官重，必恐未暇披覽。」於是搢笏朗宣一遍。郾大奇之。武陵曰：「請侍郎與狀頭。」郾曰：「已有人。」曰：「不得已，即第五人。」郾未遑對。武陵曰：「不爾，即請還此賦。」郾應聲曰：「敬依所教。」既即席，白諸公曰：「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。」或曰：「爲誰？」曰：「杜牧。」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。郾曰：「已許吳君矣。牧雖屠沽，不能易也。」（王定保《唐摭言》卷六「公薦」）

晚唐士人，專以小詩著名，而讀書滅裂。如白樂天《題座隅》詩云「俱化爲餓殍」，作「孚」字押韻。杜牧《杜秋娘》詩云「厭飫不能飴」，飴乃錫耳，若作飲食，當音飴。又陸龜蒙作《藥名》詩云「烏啄蠹根回」，乃是「烏喙」，非「烏啄」也。又「斷續玉琴哀」，藥名止有「續斷」，無「斷續」。此類極多。如杜牧《阿房宮賦》誤用「龍見而雩」事，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，蓋牧未嘗讀《周》、《隋書》也。（沈括

《夢溪筆談》卷十四「藝文」二）

【杜牧賦元稹詩】南豐先生曾子固言《阿房宮賦》「鼎鑪玉石，珠瑰金礫，棄擲邈迤，秦人視之，亦不甚惜」，「瑰」當作「塊」，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。又言牧賦宏壯巨麗，馳騁上下，累數百言，

至「楚人一炬，可憐焦土」，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。（潘淳《潘子真詩話》）

《變離騷序上》：唐李白詩文，最號不襲前人，而《鳴皋》一篇，首尾《楚辭》也，……辭不凋而指類，唐人知《楚辭》者少，誤以爲詩云。王維生韓、柳前，才數十言，雖淺顯未足與言義，然低昂宛轉，頗有楚人之態矣。元結振奇，自成一家，要曰群言之異味，亦可貴也。顧況文不多，約而可觀，《問大鈞》理勝，《招北客》詞勝，《阿房宮》云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」，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。皮日休《九諷》專效《離騷》，其《反招魂》斬斬如影守形，然非也，竟離去畫者，謹毛而失貌。嗚呼！《離騷》自此散矣。（晁補之《雞肋集》卷三十六）

牧之云：「未嘗何龍」，鮑欽止謂予言，古本是「未雲何龍」，當以此爲是。（洪芻《洪駒父詩話》）

杜牧，字牧之，……其作《阿房宮賦》，辭彩尤麗，有詩人規諫之風，至今學者稱之。作行草氣格雄健，與其文章相表裏。大抵書法至唐，自歐、虞、柳、薛振起衰陋，故一時詞人墨客，落筆便有佳處，況如杜牧等輩耶！今御府所藏行書一，《張好好》詩。（闕名《宣和書譜》卷九）

神宗喜談經術，臣下進見，或有承聖問者，多皇遽失對。范忠宣謂立法本人情，怨讎可慮。造膝之際，累數百言。且曰：「願陛下不見是圖。」帝曰：「何如是不見是圖。」忠宣對曰：「唐杜牧所謂『天下不敢言而敢怒』者是也。」帝爲改容，味其言者久之。（朱弁《曲洧舊聞》卷二）

牧之《阿房賦》：「複道橫空，未雲何龍？」議者謂，龍星也，非真龍也，不可比複道。《北史》：

賀師夏以龍見請雩，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，謂爲真龍出見，大驚喜，問龍所在，作何顏色。師曰：「此是龍星初見，依禮當雩郊壇，非真龍也。」阿那肱忿然曰：「漢見多事，強知星宿。」祭事不行。方杜牧下筆時偶不記此耶？雖然，凡物之生乎下者，皆有星主乎上。《爾雅注》：「吁嗟請雨，雨，龍所司也。」龍星雖非真龍，然所主龍也。故請雨則以其夏見之時。又《爾雅》：「蟬，謂之雩。蟬，虹也。以比橫空複道，又何害？」（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卷三）

【唐賦造語相似】唐人作賦，多以造語爲奇。杜牧《阿房宮賦》云：「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。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。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。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。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。輾轉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」其比興引喻，如是其侈。然楊敬之《華山賦》，又在其前，敘述尤壯，曰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。見若環堵，城千雉矣。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。見若蟻垤，臺九層矣。醯雞往來，周東西矣。蠨蛸紛紛，秦速亡矣。蜂窠聯聯，起阿房矣。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。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。參參繭栗，祖龍藏矣。」後又有李庾者，賦西都云：「秦址薪矣，漢址蕪矣。西去一舍，鞠爲墟矣。代遠時移，作新都矣。」其文與意皆不逮楊、杜遠甚。高彥休《闕史》云：「敬之賦五千字，唱在人口。賦內之句，如上數語，杜司徒佑、李太尉德裕，常所誦念。」牧之乃佑孫，則《阿房賦》實模倣楊作也。彥休者，昭宗時人。（洪邁《容齋五筆》卷第七）

【阿房宮賦】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曰：「明星熒熒，開粧鏡也；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；渭流漲膩，棄

脂水也；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；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，輾輾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」楊敬之《華山賦》曰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；見若環堵，城千雉矣；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；見若蟻垤，臺九層矣；醯雞往來，周東西矣；螻蛄紛紛，秦速亡矣；蜂窠聯聯，起阿房矣；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；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；索索繭栗，祖龍藏矣。」一文同一機杼也。或者讀《阿房宮賦》至「歌臺暖響，春光融融；舞袖冷殿，風雨淒淒。一宮之間，而氣候不齊」，擊節歎賞，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。僕謂牧之此意，蓋體魏卞許《蘭昌宮賦》曰：「其陰則望舒涼室，羲和溫房，隆冬御絺，盛夏重裘，一字之深邃，致寒暑於陰陽。」非出於此乎？（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二十四）

北齊源師攝祠部，屬孟夏，以龍見請雩。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，謂爲真龍出見，大驚喜，問龍所在，雲作何顏色。師云：「此是龍星初見，禮當雩祭，非謂真龍。」肱夷狄，不知書，何足貴。唐杜牧一代文士，其賦阿房，意遠而辭麗，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，後世稱誦不絕。然有云：「長橋卧波，未雩何龍？複道行空，不霽何虹？」既以橋比龍，則是以龍見爲真龍矣。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。如阿房廣袤僅百里，牧謂「覆壓二百餘里」。始皇立十七年，始滅韓，至二十六年，盡併六國，則是十六年之前，未能致侯國子女也，牧乃謂「王子皇孫，輦來於秦，爲秦宮人，有不得見者，三十六年」。阿房終始皇之世，未嘗訖役，工徒之多，至數萬人。二世取之，以供驪山。周章軍至戲，又取以充戰士。歌臺舞榭，元未落成，宮人未嘗得居。《秦本紀》所謂「殿屋複道，周閣相屬，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人

之」者，謂渭北宮宇，非阿房也。牧顧有「妝鏡」、「曉鬢」、「脂水」之句。凡此，程泰之尚書（大昌）《雍錄》皆嘗辨之，故之詳及。獨「未雩何龍」之語，不免與高阿那肱爲類，尤可怪也。《洪駒父詩話》載鮑欽止之說，謂古本作「未雲何龍」，然未知何所據。（趙與峕《賓退錄》卷七）

《賓戲》犯《客難》，《洛神賦》犯《高唐賦》，《送窮文》犯《逐貧賦》，《貞符》犯《封禪書》，《王命論》。洪氏《隨筆》記《阿房賦》犯《華山賦》中語。余讀陸修《長城賦》，首云：「千城絕，長城列。秦民竭，秦君滅。」不覺失笑，曰：「此豈非『蜀山兀，阿房出』之本祖歟！」修名輩在樊川前。（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前集卷二）

樊川《阿房宮賦》中間數語，特脫換楊敬之《華山賦》爾，未至若枚乘之純犯前作也。（劉克莊《後村詩話》續集卷二）

【阿房宮賦善用事】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：「長橋卧波，未雲何龍。」正本元是「雲」字，後人傳寫之訛云「未雩何龍」，殊爲無理。杜之意蓋謂長橋之卧波上，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，正如蛟龍得雲雨恐終非池中物之義。若加以「雩」字，則不惟無義，兼亦錯誤讀「龍」字了。《左傳》：「龍見而雩。」注謂龍星也，非龍也。龍星未見，則不之雩。今曰「未雩」，則龍當未見，何形可見？龍又星名，何有於長橋之勢哉？又此賦善於用事。凡作文之法，經可證史，史不可證經，前代史可證後代史，後代史不可以證前。如《阿房宮賦》所用事，不出於秦時，只「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」兩句，尤不可及。六經只以椒蘭爲香，如「有椒其馨」、「其臭如蘭」、「蘭有國香」是也。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，如「椒漿蘭膏」是也。

沉檀、龍麝等字，皆出於漢西京以後，詞人方引用。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沉檀、龍麝爲香，而不及椒蘭矣。牧此賦獨引用椒蘭，是不以秦時所無之物爲香也。（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卷二）

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云：「長橋卧波，未雲何龍？複道行宮，不霽何虹？」或以「雲」爲「雩」字之誤，其說幾是。然亦於禮未愜，豈望橋時常晴，而觀複道必陰晦邪？「鼎鑪玉石，金瑰珠礫」，曾子固以爲「瑰」當作「塊」，言視金珠如土塊、瓦礫耳。然則「鼎鑪玉石」亦謂視鼎如鑪，視玉如石矣。無乃大艱詭而不成語乎？「棄擲邈迤」，恐是「邈迤棄擲」。「滅六國者，六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嗟乎！使六國各愛其人，則足以拒秦；使秦復愛六國之人，則遞三世，可至萬世而爲君。」多「嗟乎」字，當在「滅六國」上。尾句云「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」，此亦語病也，有「使」字，則「哀」字下不當復云「後人」，言「哀後人」，則「使」當去。讀者詳之。（王若虛《滹南遺老集》卷三十六）

廉菴《題趙輔之樊川圖》云：「一賦《阿房》萬古傳，豈知今有趙樊川。謝公墩上王公住，異代風流各自賢。」（鮮于樞《困學齋雜錄》）

東坡在雪堂，一日讀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凡數遍，每讀徹一遍，即再三咨嗟歎息，至夜分猶不寐。有二老兵，皆陝人，給事左右，坐久甚苦之。一人長歎操西音曰：「知他有甚好處，夜久寒甚不肯睡，連作冤哭聲。」其一曰：「也有兩句好（西人皆作吼）。」其人大怒曰：「你又理會得甚的。」對曰：「吾愛他道『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』。」叔黨卧而聞之，明日以告，東坡大笑曰：「這漢子也有鑑識。」（陳

秀明《東坡聞談錄》

祝氏曰：「唐人之賦，大抵律多而古少。夫雕蟲道喪，頽波橫流，風騷不古，聲律大盛。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，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，孰有學古！或就有爲古賦者，率以徐、庾爲宗，亦不過少異於律爾。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、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。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，所作古賦，差強人意；但俳之蔓雖除，而律之根故在。雖下筆有光焰，時作奇語，然只是六朝賦爾。惟韓、柳諸古賦一以《騷》爲宗，而超出俳律之外，唐賦之古，莫古於此。至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，古今膾炙，但太半是論體，不復可專目爲賦矣，毋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？」吁！先正有云：「文章先體制而後文辭」，學賦者其致思焉！（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）

文章如精金美玉，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。今觀昔人所選，雖互有得失，至其盡善極美，則所謂鳳凰芝草，人人皆以爲瑞，閱數千百年、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。如李太白《遠別離》、《蜀道難》，杜子美《秋興》、《諸將》、《詠懷古跡》、《新婚別》、《兵車行》，終日誦之不厭也。蘇子瞻在黃州，夜誦《阿房宮賦》數十遍，每遍必稱好，非其誠有所好，殆不至此。然後之誦《赤壁》二賦者，奚獨不如子瞻之于《阿房》，及予所謂李、杜諸作也邪。（李東陽《麓堂詩話》）

杜牧《阿房》，雖乖大雅，就厥體中，要自崢嶸擅場，惜哉其亂數語，議論益工，面目益遠。（王世貞《全唐詩說》）

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云：「長橋卧波，未雲何龍；複道行空，不霽何虹。」詞最新麗。而譏之者

云：誤用「龍見而雩」事。謂龍乃龍星，非龍也。不知杜所用，乃「雲從龍」之龍，正取《易》「雲從龍」之義。蓋「雲」而非「雩」也。少陵詩云：「日落青龍現水中。」與此正同。且「雲」與「霽」相對，若作「雩」，乃祭名，有何義相涉而以爲偶耶？（朱孟震《續玉筍詩談》）

【過秦論】《擬過秦論》云：「六王初畢，四海始一，雄圖既溢，武力未畢。……」云云。……論擬《過秦》，實宋人場屋體，而此段又本唐人《阿房宮賦》。然小杜首四語甚奇，而揚四語中，再用「畢」字，殊失檢點。（胡應麟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六續甲部「丹鉛新錄」二）

劉敬山曰：文章之妙，在於變化，故一字而用有雅俗，如「個」字一也。《國語·齊語》曰：「鹿皮四個。」則俗；《史記·貨殖傳》曰：「竹竿萬個。」則雅矣。一語而用有雅俗。如諺曰：「敢怒而不敢言。」則俗；杜牧《阿房宮賦》曰：「使人不敢言而敢怒。」則雅矣。（陳宏緒《寒夜錄》卷中）

純用議論，深其寄托，殆淵明所云抑流宕之邪心，諒有助於諷諫歟？（鄭邴評本賦）

【華山】楊敬之《華山賦》：「見若咫尺，田千畝矣；見若還（即「環」字）堵，城千雉矣；見若杯水，池百里矣；見若蟻垤，臺九層矣；醯雞往來，周東西矣；蠓蠓紛紜（一作「紛紛」），秦速亡矣；蜂巢（一作「窠」）聯聯，起阿房矣；俄而復然，立建章矣；小星奕奕，焚咸陽矣；纍纍繭栗，祖龍藏矣。」

吳旦生曰：王勉夫謂，杜牧《阿房宮賦》「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；綠雲擾擾，梳曉鬢也；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；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；雷霆乍驚，宮車過也；輾輾遠聽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」，杜、楊二

文，同一機杼。洪容齋謂敬之賦內數語，杜佑、李德裕常所誦念，牧之乃佑孫，則《阿房宮賦》實模倣楊作也。《江行雜錄》云：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：「六王畢，四海一；蜀山兀，阿房出。」陸修《長城賦》：「千城絕，長城列；秦民竭，秦君滅。」輩行在牧之前，則《阿房》又祖《長城》句法矣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十九丙集七）

【雲龍】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：「長橋卧波，未雩何龍。」

吳旦生曰：《隱居詩話》：「牧謂龍見而雩，故用龍以比橋，殊不知龍者，龍星也。」余以《隱居》此辨甚確。齊源師謂高阿那肱：「龍見當雩。」阿那肱曰：「何處龍見？其色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龍星初見，禮當雩祭，非真龍也。」豈牧之文人，而亦有此失耶？後見《洪駒父詩話》載古本是「未雲何龍」，其義始安，乃知點畫之譌，相去懸絕至此。《百川學海》云：「蓋長橋之卧波上，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，若加以雩字，則龍乃星名，何有於長橋之勢哉！」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十九丙集七）

《潘子真詩話》云：「曾南豐言《阿房宮賦》『鼎鑪玉石，珠瑰金礫，棄擲邈迤，秦人視之，亦不甚惜』，『瑰』當作『塊』，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。」觀此益知「雩」、「雲」之譌，有自來矣。（吳景旭《歷代詩話》卷十九丙集七）

古詩歌俱用虛字前一字叶韻，余既論之詳矣，而後人鮮知者。明唐寅《嬌女賦》用「只」收句，是學《大招》，而「只」字前一字俱不叶韻。又如《衝波傳》載《河上之歌》云：「鵠兮鵠兮，逆毛衰兮，一身九尾長兮。」「兮」字前一字不相叶韻，此歌作傳者所造，不但僞擬之陋，亦徵學古之疏，杜牧之《阿

房宮賦》「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」八句，「也」字前一字亦俱不叶韻。乃知前人亦多味此法。至伯虎益無論已。……或曰：「明星熒熒」八句，「鬟」、「蘭」相叶，是隔句韻。《搜神記·淮南操》十二句，「下」、「甫」、「女」三韻相叶，韓愈《送陸欽州》詩：「我衣之華兮，我佩之光兮。陸君之去兮，誰與翱翔兮？」蓋古人用韻用此法云。（毛先舒《聲韻叢說》）

畫家畫古人圖像，皆須考其時代，如冠舄、衣褶、車服之類，一有踳誤杜纂，後人得而指之。詩賦亦然。宋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，稱杜牧《阿房宮賦》「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」二句尤不可及，謂《六經》止以椒蘭爲香，《楚辭》言椒漿蘭膏亦然；若沉檀、龍麝等字，皆出於西京以後。（王士禛《古夫于亭雜錄》卷二）

【阿房宮賦】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，文之奇不必言，然於事實殊戾。按《史》：始皇三十五年，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，先作前殿阿房。阿房宮未成。二世元年，還至咸陽，曰：「先帝爲咸陽朝廷小，故營阿房爲堂室。今釋阿房宮弗就，是彰先帝舉事過也。」復作阿房宮。二年冬，右丞相去疾、左丞相斯、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。二世怒，下去疾等吏。去疾、劫自殺，斯就五刑。是終秦之世，阿房宮未成也。又考《史》：二十六年，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以東，殿屋複道，周閣相屬，所得美人鐘鼓以充人之。則牧之所賦「妃嬪媵嬙，王子皇孫，辭樓下殿，輦來於秦。朝歌夜絃，爲秦宮人」者，指此。此實不名阿房宮，而謂「有不見者三十六年」，非阿房事實。

矣。予既辨此，後讀程大昌《雍錄》、趙與峕《賓退錄》，皆已辨之，大略相同。聊存之。（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卷十二「談藝」二）

【零】史繩祖《學齋佔畢》辯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：「未零何龍」，「零」當作「雲」。《猗覺寮雜記》亦議此句，引《北史》高那肱事，以爲牧之之誤；而又引《爾雅》「蟬螻謂之零」，云蟬螻，虹也。如此則讀屬下句，意複而詞不順，且「龍」字無著，似當以史說爲長。（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卷十三「談藝」三）

《阿房宮賦》：起四語，只十二字，便將始皇混一已後，縱心溢志寫盡，真突兀可喜。「覆壓三百餘里，……流入宮牆。」此段總寫其大，下乃細寫之。「五步一樓，……不知其幾千萬落。」此段寫宮中樓閣之多。「長橋卧波，……不知西東。」此段寫橋梁道路之遠。「歌臺暖響，……而氣候不齊。」此段寫宮殿歌舞之盛。「妃嬪媵嬙，……爲秦宮人。」早以聲歌，夜以絲絃，轉而爲秦皇之宮人。六句承上寫歌舞，接下寫美人。「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。」疑其星，言鏡之多。「綠雲擾擾，梳曉鬟也。」疑其雲，言鬟之多。「渭流漲膩，棄脂水也。」言脂之多。「煙斜霧橫，焚椒蘭也。」言香之多。「雷霆乍驚，……杳不知其所之也。」輾轉，車聲，言車之多。比上增一句，參差。「一肌一容，……三十六年。」此段寫宮中美人之多。「燕、趙之收藏，韓魏之經營，齊楚之精英。」橫寫六國珍奇。「幾世幾年，取掠其人，倚疊如山。」豎寫六國珍奇。「一旦不能有，……亦不甚惜。」此段寫宮中珍奇之多。「嗟乎！……多於市人之言語。」總上極寫。「使天下之人，……日益驕固。」寫秦止此。「可憐焦土」，一篇無數壯麗，

只以四字了之。「嗚呼！……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言盡而意無窮。前幅極寫阿房之瑰麗，不是羨慕其奢華，正以見驕橫斂怨之至，而民不堪命也，便伏有不愛六國之人意在。所以一炬之後，迴視向來瑰麗，亦復何有。以下因盡情痛悼之，爲隋廣、叔寶等人炯戒，尤有關治體，不若《上林》、《子虛》，徒諷君之過也。（吳楚材 吳調侯《古文觀止》卷七）

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：「未雲何龍。」用《易經》「雲從龍」也。《是齋日記》以爲用左氏「龍見而雩」宮中，非雩祭地也。（袁枚《隨園詩話》卷一）

《莊子·徐無鬼》：「嗟乎！我悲人之自喪者，吾又悲夫悲人者，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，其後而日遠矣。」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：「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，後人哀之而不鑒之，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」機杼實本《莊子》。（秦篤輝《平書》卷七）

唐文韓、柳外，當推元、白筆爲俊爽。杜牧之、皮襲美皆不及也。牧之惟《阿房》一賦，超出輩流。

（秦篤輝《平書》卷七）

《學齋佔畢》：「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『未雩何龍』，『雩』當作『雲』。」按前人有議「龍」字謬者，觀此不禁灑然，原非用《左傳》「龍見而雩」也。（秦篤輝《平書》卷七）

宋人以文爲賦，非宋人之創造也。遠則宋子《登徒子好色賦》，近則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，心摹手追，流蕩忘返，適成一代風氣，然終非正格也。（周中孚《鄭堂札記》）

《阿房宮賦》，唐杜牧撰，宋游師雄記，其後安宜之正書。杜賦家絃戶誦，無不童而習之。校以石刻，有足正俗本相沿之謬者。俗本「未雲何龍」，石刻「雲」作「零」；俗本「不知西東」，石刻「西東」作「東西」，與上「冥迷」下「淒淒」叶韻。並爲遠勝。惟「工女」作「女工」，乃安書誤筆也。（武樹善《陝西金石志》）

望故園賦^①

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^②，念歸途之幾里。訴余心之未歸兮，雖繫日而安至^③。既操心之大謬，欲當時之奏技^④。技固薄兮豈易售，矧將來之歲幾。人固有尚，珠金印節^⑤；人固有爲，背憎面悅。擊短扶長^⑥，曲邀橫結。吐片言兮千口莫窮^⑦，觸一機而百關俱發^⑧。嗟小人之顛蒙兮^⑨，尚何念於逸越。余之思歸兮，走杜陵之西道^⑩。巖曲天深，地平木老。隴雲秦樹，風高霜早；周臺漢園，斜陽暮草。寂寥四望，蜀峰聯嶂^⑪；蔥蘢氣佳，蟠聯地壯^⑫。繚粉堞於綺城，矗未央於天上^⑬。月出東山，苔扉向關，長煙苒惹^⑭，寒水注灣。遠林雞犬兮，樵夫夕還。織有桑兮耕有土，昆令季強兮鄉黨附^⑮。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？憂豈無念，念至謂何？憤愠悽悄，顧我則多。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，中有一生兮孰爲壽